

萍踪乡恋

祁生著



萍踪乡恋

祁生 著

萍踪乡恋

祁生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恒宁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5.75印张 124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800册

ISBN 7—219—00102--9/1 · 26 定价1.35元

小序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兴亡史中，无论局部地区或整个国家，凡关闭者总难免沉沦或衰亡，而开放却永著着昌隆与崛起。广罗人材使偏远的秦国一统六合，丝绸之路迎来了大唐帝国的鼎盛繁荣；划江而治的西晋毁于声色狗马，偏安一隅的南唐主发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的亡国哀叹……

现代文明的浪涛猛烈撞击着东方古国，奋斗拼搏抑或坐失良机的抉择迫在眉睫。哈姆雷特吟哦过：“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无不关切着：“开放，还是关闭？这是一个牵系着民族命运的问题。”

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曾大声疾呼：赶紧给窒息的老屋打开一个窗口。最近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搞建设关起门来不行。

让我们打开所有的门窗吧。打开门窗，举目远望，世界是多么辽阔广大！几百年来迫于贫困的先人为谋求一条生路，足迹遍布过这个旋转的星球。今天，为了寻求知识、友谊与合作，我们更应当乘风四海、驰骋五洲。据说，蜜蜂酿造一公斤蜜必须采集一百万朵鲜花，这就需要飞行四十五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十一周。酿蜜尚且需要飞行如此之远，复兴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岂能关门闭窗？

走出去，不仅会领略诗情画意的异国情调，也难免遇到光怪陆离的形形色色。但是，请相信炎黄子孙滚烫的热血

吧！“萍踪乡恋”正是作者从太平洋西岸到大西洋东岸，漫长的思索与探求的结果。数十年来，作者曾在列宁山上读书，多瑙河畔访问，长驻过贝尔格莱德，浏览过音乐之乡维也纳，足迹所至，信手记来。书中涉及到十月革命的炮声、二次大战的烈火；还有布拉格的今天、匈牙利改革的浪潮以及华沙动乱的迷雾和莫斯科政坛的斗转星移……作者无力揭示多半个世纪以来历史演变的规律，但希望从异国风云、人情世态、风光名胜与社会风尚的花絮里，从纵向的惯力与横向的共振中，让读者得到启迪与借鉴。

是鲜花，就采集它。是霉菌，就拿来做药用。身在异乡，眷念故国。临渊羡鱼，莫若退而结网。这就是“萍踪乡恋”的主旨。

祁生

目 录

来自莫斯科的问候	(1)
莫斯科漫记	(5)
“我们永远欠着她的债”	(17)
列宁格勒港随笔	(23)
“阿芙乐尔”——司震的女神	(28)
为人类的解放而献身	
——访列宁故居高尔克村	(33)
访苏联列宁图书馆有感	(38)
访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	(43)
访高尔基故居	(47)
风雪弥漫的斯大林格勒	(51)
深邃的拉兹里夫湖	(56)
五月的玫瑰	
——纪念谢德林逝世九十五周年	(62)
在苏武牧羊的地方	(68)
吉祥鸟的故乡	(74)
布达佩斯的春夜	(82)
餐馆琐记	(87)
蒂萨河畔话桑麻	
——访匈牙利拉科奇福尔瓦农业社	(93)
布拉格巡礼	(100)

阿尔卑斯的眼睛	(106)
足迹	(115)
哥白尼雕像下的断想	(122)
维斯杜拉河的风云	(131)
格但斯克漫笔	(137)
克拉科夫的号角	(147)
森林之夜迷路记	(153)
名都歌舞	(160)
美丽的大耳环	
——访喀尔巴阡山深处的幼儿园	(163)
笺短情长	(171)

来自莫斯科的问候

今年的新春来得格外早，水仙花还未绽蕊，腊梅花刚刚含苞，瑞雪初霁的大地已经酝酿着丝丝温暖的春意。传统的春节前夕，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三十年前我在苏联学习时第一位俄语老师艾丽娅·西苗诺娃的信息。西苗诺娃老师拜托现在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的刘宁同志转达她的真挚的问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这确是事实。我思念已久的老师终于找到了，她依然健在，一直居住在苏联首都，至今仍在莫斯科大学任教，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体！

人生易老天难老！在人间，还有什么东西比青年人纯洁的友谊、中年人难言的苦衷与老年人缠绵的回忆更能掀动一个人的情怀？一石击破千重浪，西苗诺娃老师的口信，勾起了我学生时代遥远而又难忘的回忆。

一九五三年我怀着美好的理想，从北京途经满洲里，穿越林海莽莽的西伯利亚，绕过冰雪晶莹的贝加尔湖，风尘仆仆来到向往已久的莫斯科，开始了为期五年的留学生活。

异国他乡，人地生疏，我和另一位中国同学的俄文水平有限，尤其是口语和听力。第一堂课就因听不懂、记不下而急得汗流浃背。青年人好学上进，求成心切，我一下课就将语言障碍告诉了领导。校方了解到这种情况，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了俄文课程，并且派了一位青年女教师为我们两名

中国学生补习俄文。这位青年女教师就是艾丽娅·西苗诺娃。她的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碧眼金发，端庄秀丽，说起话来文文静静，走起路来袅袅婷婷，站在讲台上就象一株亭亭玉立的小白桦树。她白天陪我们上课，课后给我们辅导，为了尽快提高我们的会话能力，她有意识地利用业余时间陪我们散步、聊天。在列宁山幽静的林荫小路上，在莫斯科河潺缓的流水旁，不知留下过多少深情的足迹。

使人难忘的是，每逢年节或过生日，西苗诺娃老师总要邀请我们到她家去作客。刚开始我们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企图托故谢绝，以免打搅她与家人团聚，谁知她竟为此生起气来。看到她那执着诚挚的神态，我们只得从命。西苗诺娃老师象对兄弟姊妹一样地看待我们，她毫不客气地让我们帮厨，顺便将各种蔬菜、水果、鱼肉、罐头和奶酪等的俄文名称一一教给我们。她还将家庭便宴、午宴、晚宴时上菜的顺序、坐次的安排、礼貌用语与俄罗斯人的礼俗表演给我们看。等记牢了，就让我们担任主人，她当客人，重新表演一番。她一再强调说：“这比在课堂上教学效果好些，而且将来你们工作时还用得上！”就这样，我们成了西苗诺娃老师家里的常客。在莫斯科的五个春秋中，有两个新年就是在她的家中度过的。青年人的神经是很敏感的，出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青年在与外国人接触的时候，更容易拨动民族自尊那根最敏感的神经线。解放前夕，在我诞生的那个海滨城市里，有好几处教会办的学校，东洋人、西洋人都接触过，教会学校里外籍老师的仪态与礼貌也曾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过印象，但在师生关系中总抹不掉那种淡漠与隔阂的感情。在莫斯科与西苗诺娃老师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我不仅从未体会到这种令人不快的感情，连结着我们的是一种亲切

的同志式的情谊。这也许是我终生怀念西苗诺娃的缘故吧？

当年在校园的花圃边，在西苗诺娃的家中，她与我们谈天说地，是那么温和随顺，举手投足中甚至还象我们一样能脱尽天真与稚气，以致三十年后，我心目中的西苗诺娃老师还是那个年轻、美丽的模样。但从刘宁同志的来信中我才得知，她虽然苍老了，但上起课来还象过去要求我们那样严格，那样一丝不苟，那样苦口婆心、诲人不倦。想当年，西苗诺娃每讲一堂课都要求我们背诵一大段，隔几天小测验，每个月大测验，毫不迁就，而且要求我们多张嘴，多和苏联同学交朋友，多聊天。老实说，我的口语和听力就是这样逼出来的。记得有一次她问我：“你是如何度过周末的？”我本不想说我去看戏了，怕老师批评我太贪玩，但又觉得撒谎不诚实，而且用俄语也答不上来。最后我还是诚实地告诉了她：“我去戏院看《万尼亚舅舅》去了。”没想到，她竟然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我十分赞成看话剧，这是外国人学习俄语的重要方法之一。演员在舞台上讲的都是标准的莫斯科语音，可以模仿，还可以根据表情去体会每句台词的内涵。”她建议我们以后去剧院之前，应当先看一看剧本，有重点地选几段对白背下来，最好由苏联同学陪着一起去看，看不懂的当场问一问，看完后可以互助讲述一下剧情与观感。

现在回忆起西苗诺娃的音容笑貌，仍然记忆犹新。她有时是一位严肃的师长，有时象一位温柔的大姐，随时都会使你感受到她那一颗火热的心和我们的心在一起跳动。我们在一起说笑话、讲故事、猜谜语、听音乐的愉快情景，多年来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谈起这一切来，仿佛是在追述一个春天的梦。

人生的路不可能总是洒满明媚的阳光与春天的花朵。六十年代初期，我到东欧去经过莫斯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到母校去拜访西苗诺娃老师。八十年代初始，我再次途经莫斯科，在一个春雨淅沥的黄昏，专程去了一趟莫斯科大学，想拜会一次久违的老师，谁知故址虽在，新闻系已经搬迁，只好怅然而归。

今年，正当水仙绽放、腊梅含苞的时节，收到了西苗诺娃老师的问候，这使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在冰化雪消、百花烂漫的新春到来之前，我祝福西苗诺娃老师健康愉快，桃李芬芳。我相信我们还会重逢的！

莫斯科漫记

一九八三年初春，我又一次来到了莫斯科，这是我第四次驻足这座具有八百年悠久历史的古城了。三十年前，我曾在莫斯科大学度过五年读书生涯。十五年前我从南斯拉夫回国，忙碌之中，仅在列宁墓前拍了一张照片即匆匆离去。如今，徜徉在宽阔的红场上，凝望着瓦西里·勃拉仁内大教堂螺旋型的尖塔，看着身边熙熙攘攘的人流，感到既陌生又亲切。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短短几天的停留，莫斯科给我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一、列宁山上鸟瞰

五十年代中期，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主楼已算是全城最高的建筑了。当时十几层的大厦还有乌克兰饭店、外交部大楼、外贸部大楼与艺术家大厦等。经过时代风雨的洗礼，这些当年的佼佼者如今已经陈旧褪色了。近年来拔地而起的现代派大厦鳞次栉比。凌云而立的国际贸易中心、奥林匹克城的新建大楼，更给古老的莫斯科增添了几笔新的色彩。伫立在列宁山上纵目远眺，如同参观一个欧洲建筑艺术展览会，莫斯科河与雅乌兹河畔既有古香古色的尖顶教堂，也有最现代化的高层大厦；既有俄罗斯传统风格的木石结构的精致塔楼，也有巴罗柯风格的欧洲流行的典型别墅，星罗棋布、协

调而又统一地掺和在一起，好象都在默默地回忆着自己黄金般的青春年华。莫斯科市现在的面积比十月革命时代增加了四倍以上，人口也增加了近四倍。二千五百多条大道与幽僻的小街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但街道上行人并不拥挤，商场里也不显得嘈杂，空气清爽新鲜，这主要由于市内交通的发展与绿化工作所致。

五十年代莫斯科大街上的小轿车不多，市内交通主要依靠公共汽车、电车与地铁；现在的小汽车虽没有西方国家大都市那样多，但也川流不息。据说，迄今为止，市内的交通工具仍然是公共汽车和地铁。目前莫斯科市内有无轨电车两千二百多辆、有轨电车一千五百多辆、出租汽车一万五千多辆、公共汽车六千多辆。这些车辆部分解决了地上交通的紧张，但最重要的还是地铁的作用，目前莫斯科已有七条地铁路线，一千七百多节车厢，每天运送的旅客达一千三百多万人次，极为有效地消除了市内交通的隐患。这与小汽车成灾的西方大城市相比，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莫斯科是世界上绿化程度相当高的大城市，绿地占全部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每个居民平均占有三十多平方米。有十一个自然森林区，整个城市几乎被森林所包围，市级公园十六个、区级公园五十八个，街道两旁长满了挺拔秀丽的小白桦树与碧绿如茵的草坪，绿化林带象一条条彩带，八百多个街心公园象一丛丛花束，点缀得全市春意盎然。

莫斯科人的衣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五十年代一般是灰色的西装、褐色的夹克、长长的布拉吉。现在的莫斯科人，仅从服饰上很难与西欧人区别开来，年轻人爱赶时髦，特意模仿西欧流行的新颖款式，连中老年人也都打扮得相当入时。从大街两旁的舞厅、餐厅里不时传出荡人的轻音乐包括迪斯

料，间或还有三两个人，因喝醉了酒而挥拳相向。穿着又尖又细的高跟鞋的女孩子，看到这些酗酒闹事的人，紧抓着脖子上挂着的十字架，一边远远地躲开，一边令人惊异地在胸前画着十字。此情此景，使你不能不感到莫斯科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位外国同行说，由于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年轻一代有不少人不关心时事政治，更厌恶艰苦奋斗的说教，很多人向往舒适安逸的生活。如果考不上大学，借酒浇愁、寻欢作乐者大有人在，这种倾向已经引起党团组织的严重忧虑。

莫斯科人对西方高档商品的追求也是令人吃惊的。应当说，莫斯科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还是可以的，但苏联的产品还是那样造型古拙、包装粗笨。新鲜蔬菜、时新水果的供应，也象五十年代那样紧张。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服务员，尽管抹了口红，涂了指甲，衣着漂亮而时髦，但她的表情似乎还象三十年前那样淡漠。一旦柜台上摆出西方进口的新式商品，莫斯科人蜂拥而上，排队争购，售货员面部的神气又会增添几分威严的色彩，有的却真象一个正在分发施舍的小官僚。怪道有人抱怨说，逛莫斯科的商店实在是一件不轻松的事。

尽管春寒料峭，天空经常布满阴霾，亭亭玉立的小白桦树还没有吐出它那嫩绿的叶子，但是莫斯科的春天仍然是很美的。成群的鸽子在城市上空翩翩飞舞，有的落在幽静的街心公园的绿色长椅上，有的落在公共汽车明亮的玻璃棚子上，有的落在街头一座座雕像的肩头上。天空的鸽子，街上的雕像是莫斯科很引人注目的象征。驱车浏览，你常会发现许多著名历史人物的巨大雕像，既有俄罗斯古代的民族英雄，也有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领袖，有著名的科学家、文学

家、艺术家与音乐家，也有征服过宇宙的飞行员。奥别库申于一八八〇年完成的普希金雕像座落在圆形的广场上，诗人面色忧郁、目光沉滞地凝望着枯萎了的草地，仿佛正在回顾着俄罗斯痛苦的过去。伫立云端的尤里、加加林的不锈钢雕像高高地站在纪念塔上，好象要飞向辽远的未来。祖波夫街口石雕的托尔斯泰坐在笨重的安乐椅上，忧思重重，仿佛还在沉思着俄罗斯的命运与前途。昂首挺胸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象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矗立在博物馆内，严峻地察看着每一个青年人走过的足迹。

二、克里姆林宫印象

莫斯科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城市之一，它位于莫斯科河畔，城市占据的七个山丘位于伏尔加河与奥卡河之间寥廓旷荡的原野上。在俄国古代文献《伊巴节夫编年史》中，公元一一四七年才第一次提到莫斯科这个地名。公元一一五年，莫斯科的奠基者尤里·多尔哥鲁基大公在此修筑了第一座城堡，这就是莫斯科古城的雏型。十三世纪上半叶，成吉思汗的子孙们驰马西征，于一二三八年攻陷莫斯科，把东欧平原上处于分裂状态的罗斯诸小公国，划入了钦察汗国的版图。十三世纪末叶，丹尼尔始得莫斯科为世袭领地，但仅占据了莫斯科河中游的一小片土地。十四世纪的莫斯科，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丹尼尔的次子伊万·卡里达以重金奉承钦察汗，亲自出马为其镇压罗斯诸侯的叛乱，博得了钦察汗乌兹别克的赏识与欢心，封他为“大公”，从此出现了莫斯科大公国。十四与十五世纪，东北罗斯的居民逐渐形成了操同一语言的俄罗斯民族，一四七六年，伊万三世停止向钦察汗缴纳赋税，挡住了蒙古族骑兵的进攻。一四八九年，伊万三

世自称“上帝所恩赐的全俄罗斯大君主”，把莫斯科定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一七一二年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直到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从彼得堡迁回，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莫斯科正式成为苏联的首都。

西方人来到北京景山上，俯瞰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不禁会对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赞叹不已；而东方人来到莫斯科河畔，仰望高岗上的克里姆林宫，也不免会对俄罗斯人民创造的古代文明啧啧称奇。克里姆林宫是莫斯科古城的精华，它的最古老部分建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了二、三十年，如今又来到这里，望着克里姆林宫高高的围墙，使我忆起了第一次参观这座皇宫的印象。

跨过莫斯科河上的石桥，穿越绿树森森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由克里姆林宫西角的宫门进入，迎面就是斯巴斯克钟塔的正门。克里姆林宫里有两组古建筑群，一是巍峨的各大教堂，二是壮丽的皇宫大厅。

二十多座教堂的钟塔楼象一群身披盔甲的武士耸立在绛红色的克里姆林宫宫墙四周，斯巴斯克钟塔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每隔十五分钟敲响一次洪亮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阿尔漠格尔斯克大教堂里，埋葬着彼得大帝以前历代沙皇的灵柩。伊凡雷帝大钟楼的塔尖高达八十一米，是克里姆林宫中最高的建筑，它高耸在山岗上，曾是莫斯科的瞭望台与信号塔。在中心教堂广场四周，还有宏伟壮丽的圣母升天教堂与稳重庄严的报孝教堂。十月革命之后，这些古建筑的瑰宝都被苏维埃政府珍重地保护下来。一九三五年，斯大林同志命令在最高大的五个塔顶上，装置了红色玛瑙石的五角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克里姆林宫的红星。

伊凡雷帝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陈列在伊凡雷帝大教堂旁赫赫有名的“钟王”与“炮王”，大概是在炫耀他的权利欲望与暴力手段吧！“钟王”是世界上最大的钟，由铸造工程师伊凡·马多林于一九三三年采用合金浇铸而成，重量二百多吨，足有十米高！钟上雕刻着颇为精美的花纹图案，展翅欲飞的小天使栩栩如生，美妙绝伦。“炮王”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炮，净重四十吨，车轮有一人多高，炮口里可以爬进二三个孩子，这门象征性的大炮是由著名的铸造家安德烈·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尔卡季耶夫于十六世纪后半叶制作的。

有些旅行家说，东亚有金碧辉煌的殿堂，西欧有矗立云端的教堂，它们分别是君权至上与神权至上的历史写照。而在莫斯科，峥嵘的殿堂与神秘的教堂十分巧妙地集中于克里姆林宫内，标志着俄罗斯农奴主的代表沙皇是将君权与神权集于一身的。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宫殿有大克里姆林宫、多棱宫、娱乐宫与捷列姆诺伊宫等。

克里姆林宫由几座宫殿联结而成，这些大殿分别建于十五、十七与十九世纪，宫顶为圆球形，尖端上有十三公尺高的铜顶，在阳光下金光闪耀，而宫殿内部却一色雪白。这种外表金黄内部雪白的结构，与北京故宫黄瓦金顶朱墙红柱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我不禁忽发奇想：这种金色与白色的新旧搭配，可能与历代沙皇对外掠夺黄金对内实行白色恐怖的历史有关吧！

从大克里姆林宫向右，穿过金光闪闪的雕花宫门，即通入多棱宫内部。这是一座设计极为别致的宫殿，建于十五世纪，整个大殿内从墙壁到窗棂，从屋角到穹窿状的屋顶，全是峥嵘突兀的石棱，每一小块金色的棱角上，都精雕细刻着色彩明丽的图画，五彩缤纷，琳琅满目，远远望去，象一个